

我以为终究错过你，而再次遇见，你恰似
无意穿堂风，却扬起我回忆里的沙尘。

—— 慕 一 念

年华暗换，几度流光。你说要
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 沈 瑜 非

一念之非

黎歆酒

| 著 |

有人倾其所有只为
换来爱的绝处逢生。

一个瞒天过海的阴谋，
一场雾影重重的猫鼠较量。

一念之非

YINIAN
ZHI PEI

黎歆酒

作 | 品

有人倾其所有只为
换来爱的绝处逢生。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念之非 / 黎歆酒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168-1393-5

I. ①一… II. ①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9469 号

一念之非

著 者: 黎歆酒

责任编辑: 王 艳

装帧设计: 己 非

版式设计: 麦田时光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978-7-5168-1393-5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001.....	第一章	重逢
043.....	第二章	刑罚
080.....	第三章	过往
111.....	第四章	醋意
147.....	第五章	两清
182.....	第六章	坠楼
225.....	第七章	阴谋
264.....	第八章	所愿
293.....		番外

第一章 重逢

(1)

夜色静谧，整个桐城也已进入了安眠的状态，只余星星点点的路灯还在街头孤单伫立着，为寥寥无几的车辆照亮着前行的路。

身穿黄色环卫服的工人打着呵欠，拖着扫帚，有一搭没一搭扫着，好不容易将一堆垃圾扫在一起，正转身欲往垃圾车里倒时，蓦地从东南方急速驶过来一辆绿色出租车，疾驰而去的出租车带起一阵狂风，原本被环卫工人扫在一起的垃圾纷纷卷土而起，在路上四散开来。

“要死了，大半夜的，开这么快赶着去投胎么？”原本还有些迷糊的环卫工人顿时清醒过来，拿着扫帚骂骂咧咧说着。

“师傅，麻烦快点。”出租车后座上有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皮肤白皙的女人急声对着出租车司机说道。

出租车司机透过后视镜，面色紧张地瞥了那个女人一眼。半个小时前，这个女人在幸福小区门口拦下了他的车说要去东郊云溪，他瞧着她面色慌张、衣衫凌乱的样子，当即心里便对她的职业有了猜想。一路上他故意放慢车速，想借此跟她聊几句，没想到那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人面色蓦地一冷，而后迅速掏出证件递到他跟前：“重案组办案，征你的车用一下，尽快赶到云溪。”

“师傅……”

催促声又起，司机赶紧回过神来。

“好嘞，慕警官，您坐稳了。”刚才那个女人掏出警员证时，他匆匆扫了一眼，依稀记得她好像叫慕一念。

慕一念是桐城重案组的成员，她所在的重案组主要负责桐城重大刑事案件。而且桐城每个辖区都有明确划分，即便他们是重案组也不能贸然插手别的辖区的事情。这次案件发生在东郊，东郊原本就不属于他们管辖的区域，半个小时前同事周小帅火急火燎地给她打电话让她赶去东郊，看来这次又是一桩大案。

“慕警官，你们警局的女警察都是像你这么漂亮的美女么？”

“不是。”慕一念手法利落地将及腰的长发绾了起来，面色沉冷，瞥了一眼窗外飞快掠过的路灯，迅速掏出手机查阅东郊云溪的资料。

慕一念到达案发现场时，现场已拉起了黄色警戒线，虽说现

在已是深夜，但现场周遭还是围了不少人，瞧他们的穿着，像是附近的渔民。

“小刘，什么情况？”慕一念去的时候，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了，几个法医正在进行初步检验。

“腹腔积水，内有河中泥沙，属于窒息死亡，全身缺氧发白，口唇青紫，尸体已有浮肿，初步判断是溺水死亡，具体的还要等回去进一步进行尸检。”蹲在尸体旁的一个年轻法医，一面记录，一面飞快说明初检结果。

慕一念正准备转身去问别的事情，一个身穿黑色T恤、面色清秀的少年悄悄靠了过来，耷拉着眼皮：“真羡慕你们这种不会开车的人，来办案的路上还能趁机补一觉。”说话的人正是半个小时前给慕一念打电话的周小帅。

周小帅跟慕一念一同进的重案组，为人不错，就是过于八卦。慕一念丢了一个白眼给他，随手接过他递过来的手套朝前面走去：

“现场有查到什么线索么？”

“没有，凶手处理得很干净。”周小帅打了一个悠长的呵欠，快速跟了上去，“你应该知道半个月前东郊的河中女尸案吧？”

“渔民捕鱼意外捞出女尸的案子？”

“对，不过那并不是东郊出现的第一起河中女尸案。”

慕一念脚步猛地停下来，挑眉看着周小帅：“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呗。”

“你的意思是说，东郊分局上报的时候并没有说明还发现过一具类似的女尸？”慕一念皱着眉头道，“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

“你傻啊！”周小帅不客气地戳了戳慕一念的脑袋，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跟她科普了一下什么叫作“我啃不下的骨头，我也不愿意便宜别人”的职场原则。

“你想啊，如果东郊分局上报了东郊之前已经出现过两起河中女尸案，而且东郊分局什么都没查出来，你觉得上头会让他们端着铁饭碗光吃饭不干活吗？”

“这样一来，这桩案子势必就会分到我们重案组这边调查。东郊分局的领导肯定不乐意看见我们抢了他们碗里的饭，虽然这饭他们不一定能吃到嘴里去，但他们也不想便宜我们，所以才在上报的时候故意没有提及以前出现的女尸案件。”慕一念被周小帅这么一提点，也开始头头是道地分析起来。

“聪明。”周小帅打了个响指夸奖道，随即又晒笑起来，“不过谁让东郊分局点儿背呢？原本想着啃下这个硬骨头兴许能得到上面的赏识，可谁想到今天市里的领导恰好来东郊这边视察工作，结果好巧不巧地就赶上了这个案子。东郊分局的郭局长眼看着瞒不下去了，索性就全招了。”

难怪保护现场的人中，有好多都是东郊的得力干将，看来这次市里的领导是真动怒了，估计很快就会让东郊将他们掌握的资料全部移送到重案组。

等他们从案发现场出来，就发现东郊分局的领导早早候在外面了。周小帅指着那个身材略微发福的中年领导，凑到慕一念耳边低语：“你瞧，每次只有出了烫手山芋一样的案子的时候，那帮人才会把我们当大爷一样伺候着，平常我们需要他们协助的时

候，那群人跣得就差没上天了。哼，这次栽在这个案子上面，本大爷也让他们尝尝当孙子的滋味。”

这次如果重案组很快破案，东郊分局从轻处分也就是个未能及时上报的处分，可如果案子迟迟未破，完全有理由说是因为东郊分局徇私，导致案件的许多线索失去。这样一来，东郊分局凡是参与这次事件的人必定都要受到处分。现在重案组的破案速度决定了他们的受罚程度，这些人肯定恨不得把重案组当祖宗供起来，哪敢还像以前一样对他们横眉冷眼。

离东郊分局的人不远处，站着一个身高约一米八五，体态偏瘦的男子，再加上那男子今天穿了一套黑色休闲衣，更衬得身姿修长，远远看去，半个侧脸棱角分明得让人心动。

这人正是重案组组长顾南。

慕一念还没到重案组之前就听过顾南的名字，据警局里的前辈私下说，顾南是由部队转到警局这边来的。许是在部队待过的原因，顾南做事向来雷厉风行，再加上他参与破获了好几桩大案子，颇受上级领导的重视。上面给他升职的文件都发下来了，却被他态度强硬地拒绝掉了，不仅如此，他还给上面建议重新组建重案组。上级领导思虑一番，随了他的心愿，让他亲自带队，自己挑选组员，这才组建了如今的重案组。

直到第二天早上，大家才结束现场勘查带着浓浓的疲惫回到局里，顾南很快就被郭局长叫了过去。这已经是东郊出现的第三起河中女尸案，上级领导非常重视。

顾南前脚刚走，东郊分局后脚就把案件的卷宗都送了过来，时机把握得就像是算准了顾南什么时候不在似的。尽管周小帅对东郊分局这种行为很不齿，但面对案件的时候，还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开始查看送过来的卷宗。

“周小帅，你来说一下东郊那边调查的资料。”顾南的声音突然响起，仿佛是从某个地方蹿到周小帅耳边。

周小帅赶紧抬起头，打起精神开始汇报。

“根据东郊分局送过来的资料，第一个被害人柳雪，上个月二十号失去联系，直到当月二十七号尸体在东郊的沽塘被发现。第二个被害人韩霏，本月三号失去联系，十二号尸体在东郊的廊河被发现。第三个被害人张薇，本月十五号失去联系，二十八号尸体在云溪被发现。这三名被害人年龄都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而且她们都是中心医院的护士，根据调查显示，她们都是在上下班途中失踪的。

“每次尸体被发现的方式都不一样。第一次是暴雨过后水位上升，尸体浮上水面才被人发现的。而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渔民捕鱼时发现的。”

顾南倚在桌边，棱角分明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距离第一次案发时间已经一个月了，东郊分局那边只查出这么点东西，竟然还想着瞒天过海自己破了这几桩案子，真是天真得可笑。

“鉴定科那边怎么说？”

原本还在神游的慕一念听到顾南发问，慌乱站起来将鉴定科的结果说出来：“根据东郊分局提供的前两次尸检报告和这次的

尸检结果来看，可以断定三名受害者全都是溺水而亡。鉴定科在她们的鼻腔里分别提取到了案发地点的水中物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三名被害人生前都曾受到类似惩罚性的击打。”

“什么叫作类似惩罚性的击打？”

“三名被害人的背部皆有不同程度被抽打过的痕迹，腹部也有明显的瘀青。根据伤口的形状，鉴定科初步判断凶手抽打被害人背部用的应该是类似藤条的东西，而腹部则是木棍，至于是什么凶器，还要等鉴定科那边的鉴定结果才能知道。”

慕一念还没来得及合上尸检报告，另一个略带犀利的声音响起，“如果凶手要惩罚被害人，应该先将被害人捆住才对，可这次发现的尸体上除了脚上那根断掉的绳子，被害人的手并没有被捆绑，说明被害人被抛入河中时，手可以自由活动，可为什么她没有反抗？”

提出疑问的是坐在办公室东南角落里的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人称莫叔，当警察十几年了。虽然莫叔是组里资历最老的一个，但大多数时间都将自己藏在电脑后面，要是不出声大家都没意识到他也在。

慕一念心里一跳，思索了一会儿才慢慢道：“被害人生前并没有强烈反抗的迹象，虽然鉴定科没有在被害人的指甲里提取到任何凶手身上的毛发及衣物纤维，可她们手腕处却有明显的瘀青，这就意味着她们在被击打时曾被捆绑过，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凶手在将她们抛入河中时，明知道她们还有反抗能力却没有将她们双手捆绑住。”

“鉴定科在被害人的血液里有没有提取出药物成分？”顾南

一针见血地提出这个关键性问题。

慕一念先是一愣，随即摇摇头：“鉴定科已经对所有被害人进行了血液检查，并没有发现血液中有任何药物成分。”

慕一念的回答无疑让重案组所有人面色一僵，如果被害人血液里没有提取到任何药物成分，那么凶手为什么明知道被害人还有反抗能力却没有绑住她们的手脚？被害人意识清醒且有反抗能力，为什么没有反抗？而且凶手是如何将她们带走的？

“我查过东郊分局调查的资料，没有什么有效信息。”周小帅这时不知死活地加了一句，办公室里的温度明显又降了好几度。

顾南向来不喜于色、不怒于形的脸上隐隐有了些许怒意，这次的案子已经引起了上面的高度重视，想必刚才郭局长也已经略微给他施过压了。慕一念在心里暗自揣摩，依顾南的脾气，东郊那边送来的卷宗应该对他们帮助不大。

果不其然，慕一念刚想到这里，顾南低沉的嗓音就响了起来：“这次调查，东郊那边递过来的资料，除了案发现场报告和尸检报告以外，其余的我们都要推翻重做。”

众人先是一惊，然后又集体沉默。东郊送来的卷宗他们也大概看过，根本就没有什么对案件有帮助的线索。从案发至今，东郊那边甚至连犯罪嫌疑人都没有锁定，要是参照他们的卷宗查案，估计是没破案的希望了，但将所有资料推翻重做谈何容易，可这却是目前破案唯一的办法。

“我和莫叔去东郊调查发现尸体的第一目击证人，同时进行案发现场周边的排查工作。周小帅、慕一念你们两个负责走访被

害人的同事、父母，看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什么线索。”顾南沉声将工作分配下去。

(2)

中心医院脑神经外科休息室内，慕一念和周小帅并肩坐在椅子上，他们到这里后掏出证件，说明来意后就有个小护士将他们带到这里，说是要去请主任过来。

大约过了五分钟，休息室的门被推开，一个身穿白大褂、身材略微偏胖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那主任一进来，先是自报家门，就要热情地给他们泡茶喝，被慕一念拦了下来。

“王主任，不必客气，我们这次来是为了调查贵科室护士柳雪、韩霏、张薇被杀案。”慕一念向那自称王文柯的主任解释道。

王文柯听到慕一念这么说，原本站起来的身子又重新坐了回去：“她们确实是我们医院的护士，柳雪是我们科的，韩霏是刚转到我们科实习的护士。至于张薇，她本来是儿科的护士，因为最近一个月我们科室的病人增多，再加上柳雪和韩霏的事情，有些非编制的护士辞职了，所以才从别的科抽一些护士过来帮忙。唉，韩霏那个上进的姑娘，真是可惜了。”

慕一念正准备发问，休息室门猛然被人推开，一名护士匆忙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主任，不好了，李医生手术中出现失误，病人在手术台上去世了，病人家属现在正堵在手术室门口，嚷着要见我们科室的负责人。”

王文柯腾一下站起来，脸色涨得通红，怒声道：“沈副主任呢？他怎么不去处理？”

小护士被王文柯的语气吓了一跳，小心翼翼看了慕一念他们一眼，战战兢兢道：“沈副主任现在在做另一台手术，人还没出手术室。”

王文柯脸色顿时有些难看，踉跄着往前走了几步，像是想起了慕一念他们还在，僵硬地扯了扯嘴角：“警察同志，我先去处理一下。我已经跟护士长打过招呼了，你们想问什么我们都会配合的。”

“嗯，好的。你先忙。”周小帅笑着目送王文柯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立马转过头开始跟慕一念碎碎念，“一念，你看看那个王主任，一看就是个没有担当的。一听说手术出问题人家要见负责人，第一反应竟然是问副主任去哪里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这个位置的。”

“喂，一念你在听我说吗？”周小帅见慕一念没反应便推了她一把。

“哦，既然主任有事，我们先问问跟被害人关系相近的同事好了。”周小帅彻底被慕一念的自动过滤功能打败了。

因为王文柯打过招呼的缘故，接下来的询问很顺利，护士长率先提议进来接受他们的询问，此举也避免了后面被叫进来的护士不自在。

“张薇是什么时候被调到你们科来帮忙的？”慕一念率先从最近的案子着手。

身穿白色护士服的中年护士长端正地坐在他们对面，思索了一下：“应该是二十号。韩霏是十八号失去联系的，她失踪的第二天有许多非编护士都纷纷提出了离职，而第三天那些护士都没

来上班。我们科人手不够，刚好儿科那几天病人少，张薇就被叫过来帮忙了。”

“一般辞职都需要提前交辞职信，你们科怎么会第一天递交辞职信，第二天就直接不来了？”

护士长叹了一口气，语气里全是无奈：“原本柳雪的事传来之后，护士们都有些人心惶惶，但表面还是在正常工作，而韩霏失踪后，护士更是人人自危，生怕一不小心下一个目标就变成自己。她们辞职时，主任软硬兼施都没挽留住。当时主任找人来我们科帮忙，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过来。张薇以前在我们科待过，所以才肯过来帮忙，谁想到她刚来几天就出了事。”

在得知有不可预知的危险时，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离开那个让他们感觉到危险的环境。想必不单单是那些非编制的护士，就连那些正式编制的护士恐怕心里都略微有些动摇，只是对事态的发展还持观望态度。慕一念心里暗自分析了一番，敏锐地捕捉到刚才护士长那番话里的一个重要信息：“你是说张薇以前在你们科待过？”

“是的，张薇毕业就被分到我们科，她在我们科待了两年左右，刚好那时候儿科人手严重不足，她就申请调到那边去了。”

慕一念有些疑惑，同一家医院的科室待遇应该都差不多，况且在脑神经外科应该会比儿科好很多，毕竟脑神经外科是中心医院的王牌科室。可是为什么张薇会放弃自己已经熟悉的工作，转而去另一个陌生的环境？

“请问你知道张薇为什么要申请调到儿科吗？”

“不知道，可能是觉得我们科室的工作量太大了吧！儿科那

边能相对轻松些。”

“那柳雪和韩霏呢？据说柳雪是你们科的护士，而韩霏是实习护士，她们两个人在你们科人缘怎么样？”慕一念将话题引到前两个被害人身上。

提到柳雪和韩霏，护士长的眼眶明显红了一圈，语气也有些哽咽：“柳雪去年刚来我们医院实习，后来就留下来了。而韩霏那孩子今年来我们医院实习，我们科是她在医院轮转的最后一个科室。”说到这里，护士长终是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

慕一念沉默地掏出纸巾递过去，周小帅瞧着她一副蔫蔫的神情，将笔录本塞到她手上，坐直身子低声道：“抱歉，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早日将凶手绳之以法。”

护士长很快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冲他们歉意地点点头：“柳雪和韩霏那两个姑娘人长得漂亮，手脚又勤快，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都很喜欢她们。”

周小帅思虑一下，询问道：“张薇是个怎么样的人？”

“她以前在我们科的时候是出了名的美人，人长得好看又肯吃苦。”提起张薇，护士长赞不绝口，“听说儿科的护士长要退休了，新护士长竞选中她应该是最有希望的。”

“她们三个人在感情方面怎么样？”周小帅很自然地抛出了这个涉及隐私的问题。

护士长不解地抬头看了周小帅一眼，周小帅回了她一个这或许对案情有帮助的眼神。护士长抿着嘴唇说道：“听他们科的人说张薇是去年结的婚，她老公好像是做房地产开发的。柳雪和我们科的刘医生是情侣关系，而韩霏目前好像是单身，没听说过她

有男朋友。”

接着护士长好心帮他们找了跟三个被害人关系较好的同事，慕一念他们照例询问一番后，准备再去被害人家里一趟。

两人从休息室出来，周小帅就吵着要去问洗手间在哪儿，慕一念想都没想说她知道，在周小帅怀疑的话还没说出口，慕一念已率先走了。

穿过长长的走廊，大约走了三分钟左右，慕一念指着一处标有盥洗室的标牌：“从这里进去，如果我记得没错，左边是男厕，右边是女厕。”

看着周小帅急奔的背影，慕一念唇边的浅笑也淡了下去。掌心的黏腻感让她有些不舒服，记忆中这个盥洗室里面有两排长长的水龙头供医患洗漱，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慕一念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两排长长的水龙头依旧是记忆中的模样，只是上面斑驳的铁锈见证了时间的流逝。她走到右边中间，拧开了一个水龙头。细长的水流顺着掌心的纹路缓缓下滑，掌心的黏腻感瞬间被冲得消失殆尽。拿起放在旁边的洗手液，轻轻按压到自己的掌心细细揉搓着。她记得曾经有人跟她说过，病从口入，菌从手入。

“慕一念……”陌生而熟悉的低沉嗓音在她身后响起，正在洗手的慕一念手一抖，中枢神经发出的迅速转头的信息硬生生被她克制住。

被派到这里查案时，她就已经做好了会遇见他的准备，可真到了这一刻，她发现她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真实的感情。闭着眼深呼吸一下，慕一念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自然地转过身子，可